

约翰·伯格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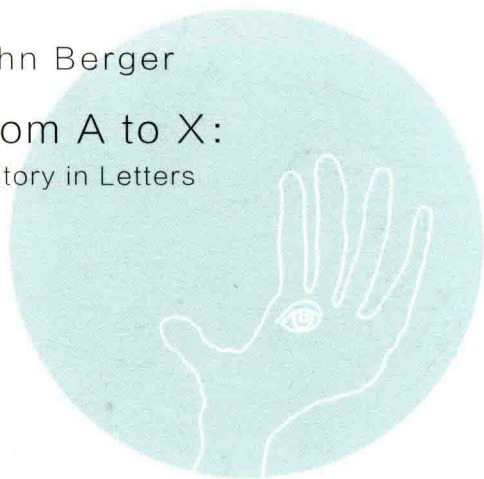
A致X：

给狱中情人的温柔书简

John Berger

From A to X:

A Story in Letters



作者_约翰·伯格

译者_吴莉君

台海出版社

约翰·伯格作品

A致X

给狱中情人的温柔书简

作者_约翰·伯格

译者_吴莉君

台海出版社

FROM A TO X by John Berger

© John Berger, 2008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，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复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A 致 X: 给狱中情人的温柔书简 / (英) 约翰·伯格著;

吴莉君译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7.8

书名原文: *From A to X: A Story in Letters*

ISBN 978-7-5168-1523-6

I. ① A… II. ① 约… ② 吴… III. ①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0163 号

著作权登记号: 01-2017-4589

A 致 X: 给狱中情人的温柔书简

著 者: (英) 约翰·伯格

责任编辑: 刘 峰

策划编辑: 胡 昊

装帧设计: 陆智昌

内文制作: 陈基胜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,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 数: 66 千字 印 张: 7.25 图 片: 12 幅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523-6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献给

唐克、贝夫和阳光；

并纪念

巴勒斯坦难民文学作家

卡纳法尼（Ghassan Kanafani）

爱不受时间愚骗……

爱不随分分秒秒日日月月改变

爱直到世界末日不断绵延。

若此言于我身上证明为错

则我从未写过，亦无人曾真爱过。

——莎士比亚，十四行诗，第一一六首

目 录

楔子：从监狱里挽救出来的信件 / 1

第一捆信件 / 5

第二捆信件 / 85

第三捆信件 / 153

致谢 / 219

楔子

从监狱里挽救出来的信件

去年，位于苏塞镇北方山丘上警备森严的新监狱正式启用，镇中心的旧监狱随之关闭废弃。

旧监狱七十三号牢房的最后一名囚犯，在制式睡铺靠放的那面墙壁上，做了一排分格架。架子用万宝路香烟盒当材料，以透明胶带牢牢黏附墙上。每一格都可容纳好几叠卡片。在其中的三格里，发现了数据信件。

日光透过一孔小圆洞射入牢房，圆洞位于墙壁顶端，触摸不到。牢房宽二点五米，长三米，高四米。

由铁窗和不透明玻璃构成的长廊，将旧监狱这一侧的牢房与公共大厅连接起来，大厅像座地下碉堡，里面有最基本的烹饪设备、一只水龙头、一台电视、长椅、桌子，

以及一处高起的平台，供常驻武装警卫使用。

七十三号牢房的最后一名囚犯，名叫泽维尔（Xavier），罪名是恐怖组织网创立者，被判两个无期徒刑。在格架里发现的信件，就是寄给他的。

这些信件显然无法依照先后顺序阅读。爱姐（A'ida），如果这是她的真名的话，并未在信里署上年份，只有几月几日。但通信时间无疑持续了好几年。R 和我不打算费力去猜想信件的前后关系，帮忙重新排序，而是决定尊重泽维尔的排列。有些时候，泽维尔会在爱姐信纸的背面做笔记（她不会两面都写）。这部分我们也转录在书中，并采用比较柔和的字体。

很明显，爱姐选择不在信件中谈论她身为一名激进主义分子的相关部分。但偶尔，她还是忍不住透露一些我认为的线索。比方说，她提到去和朋友打凯纳斯特纸牌的部分，在我看来，似乎就是相关指涉。我怀疑她是否真的去打牌。基于同样的小心谨慎，她当然也把亲近友人的名字改掉，地名也是。由于爱姐和泽维尔并未结婚，所以她不可能得到探监许可。

有一些信爱姐写了，但未寄出。有些时候，似乎是从她一落笔，她就知道她不会把那封信寄出去；还有些时候，

则是不吐不快的事情让她急忙写下信件，但事后又觉得不妥，于是决定把信保留下来。

至于那些寄出或没寄出的信件是怎样来到我手上，这点还请容我保密，因为在目前这个时刻解释来龙去脉，可能会危及他人的安全。

没寄出的信件同样是写在蓝色信纸上，如同寄出的信件。我将它们插入我认为最适合的位置。但你也可以自行改换。

不论泽维尔和爱姐此刻身在何处，是生是死，愿上帝保佑他们。

约翰·伯格

第一捆信件

这捆信件以一条棉布绑在一起，布条上用墨水笔写了以下内容，伴随着些许墨渍：

宇宙类似头脑，而非机器。生命是一则此刻正被诉说的故事。第一真实的就是故事。这是身为一名技工教会我的事。



我的地面之狮¹：

你有收到我的上封包裹吗？我在里面放了万宝路、赞布拉诺、绿薄荷、咖啡。

今天醒来时，天空一片蔚蓝。我可以听到老远一头毛驴的呼噜声，还有，不远处，一只铁锹搅拌水泥的沙沙声，中间穿插着铁锹敲地让水泥滑下的叩叩声。迪米特里正在给他的屋子盖另一个房间。我躺在床上懒洋洋地想着我的身体，想着它如何侧身走着但我不在里面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只要九点半出现在药房就可以了。我躺在床上，右手抚摸着腹股沟。跟你讲这个，好让你能描绘我的模样。没有人能妨碍你。

你的脚怎么样了？痊愈了吗？

你的爱姐

1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卡德语 (lišānum akkadītum) 中，变色龙 (nēš qaqqari) 字面意义为“地面之狮”。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。

又，昨天我看到一只变色龙，它正从一根树干往下爬。它们扭动骨盆的方式滑稽又敏捷，它们的骨盆很小，和我们一样有髌骨，但是脊柱的旋转方式不同。它们可以同时把身体的重量施加在垂直的墙面和水平的地板上！谈判麻烦事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跟它们多学学，你不觉得吗？根据亚历克西斯的说法，变色龙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：地面之狮。

有十亿人无法取得饮用水。在巴西某些地区，在街上买一升饮用水比一升牛奶还贵；在委内瑞拉，则是比一升石油还贵。与此同时，由波特尼亚和恩塞所拥有的两家纸浆厂，正计划每天从乌拉圭河中取用八千六百万升水。



我的帅哥：

还记得浸泡在药房橱窗罐子里的那三条蛇吗？一条草蛇，一条有毒蝰蛇和一条宽嘴蝰蛇。你跟我说过，小时候你朋友被毒蛇咬到，你曾帮他吸出毒液。伊黛蜜丝每天早上来到店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摸摸每个罐子检查那些蛇。也许她不是去检查，而是去跟它们说，她来了。毕竟，这是她的药房。接着她会套上白袍，亲我一下。

她对配药的记性还是非常惊人的。每项药品的摆放位置，它们的有效成分以及包含哪些副作用，她都一清二楚。当店里没太多客人排队等待时，她习惯坐在介于解痉剂区和药膏区中间的小桌椅上，在那里看书。十之八九是旅游书。她最喜欢的字眼依然是“发现”。她喜欢躲在那里，这样就可以假装没看到前来询问或指定开药的客人。除非某个人的抱怨或问题引起她的兴趣，或是有某个她认识超过五十年的人进门，她才会出面处理。

碰到这种时候，她真是叫人惊艳。她属于第一代女性药剂师，是一个把科学当成姊妹的女人。对她而言，配药跟母系的关系比较亲近。她会顺一顺头发，照一下漱口药

水区附近洗手槽上方的镜子，然后用缓慢的字句和令人点头称是的记忆，向所有上门寻求安心保证的客人做出令他们安心的保证。

然而，当她脱下白袍，离开苏卡拉特药房，穿过巴士站走回家时，她就变成一个虚弱、踌躇的老太太。自从你上次看过她后，她老了。我也是。如果她会一直工作下去，那是因为她需要感觉到自己和医疗之间有某种亲密关系。有时我很羡慕她。

自从他们逮捕你后，“最近”这个字眼就变了。今晚，我不想写出那是在多久之前。现在，“最近”一词就包含了你被逮捕后的所有时间。它可以代表几星期，也可以是前天。最近，我做了一个梦。

梦里有一条路，一条危险的路，伏击重重，车辙很深，尘土飞扬，没有任何遮蔽。许多人曾在这条路上的不同地点失去性命或受伤——这点我在梦里就知道。不知为什么，反正它就写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。我一路往下走，感觉心碎但不害怕。也许那是我们的避难之路。这点我是现在想到的，因为我曾梦过这类事情，但是在那个梦里，我倒没想到这点，我只是一直走。然后某一时刻，在我右手边，出现一道高耸的峭壁，和房间的墙壁一般高。我停